



最感动
最阅读

系列 02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有一个人，想起就会感动；有一种情，一生不会失去；
平凡的话，却贴心般温暖；
坎坷之路，一生陪伴你的人，永远在你不曾留意，却离你最近的身旁。

主编◎桃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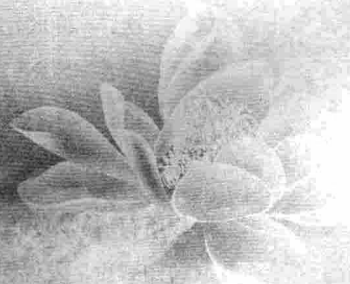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感动一生的温情

主编◎桃桃



W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感动一生的温情 / 桃桃 · 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742-425-3

I. 世… II. 桃…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4447号

出 版：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 址：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330008

电 话：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世上最纯净的情感：感动一生的温情

主 编：桃桃

策划编辑：朱光甫

责任编辑：毛军英

策 划：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特约编辑：刘和芳

封面设计：牛毅书装 (13261910686)

版式设计：酒心堂·阿木

印 刷：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0.5 字数：398千字

版 次：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42-425-3

定 价：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延续的亲情 /01	
人间有情 /04	
过年回家陪父母 /06	
爷爷走好 /09	
眼泪不再卑微 /12	
一个关门声 /14	
遗失在天堂里的父爱 /16	
凶狠的母爱 /19	
拾馒头的父亲 /23	
一碗幸福的白米粥 /26	
我是为爱这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 /29	
小公主 /39	
祖母泪 /41	
哥哥的恩情如何报答 /46	
没有背影的父亲 /52	
妹妹的信 /56	
其实他们是相爱的 /59	
祭 /63	
在纸张的角落里诠释一种悲情 /66	
你的信，寄出去了吗？ /70	
没有一种爱的名字叫卑微 /73	
藏起母亲的秘密 /77	
今夜，我想再喊一声娘 /79	
母爱，一个永恒的主题 /85	
父亲啊，您何时再听儿一声责备 /89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目
录

- 92/ 雪落无声
- 97/ 卖鞋的爸爸
- 100/ 真爱
- 102/ 母爱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名牌
- 105/ 妈妈，我曾经恨过你
- 109/ 母亲的香椿树
- 113/ 一辈子陪伴
- 117/ 对父亲的恨
- 121/ 红色的保温饭煲
- 124/ 母亲的背心
- 127/ 母亲一生当中的八个谎言
- 129/ 谁是应该感谢的人
- 132/ 母亲的作业
- 134/ 只因她是母亲
- 138/ 一段留错言的电话录音
- 141/ 下辈子，你不要再做我的孩子！
- 145/ 孩子的自信源自父母的信任与支持
- 147/ 来世我要做姐姐
- 149/ 兄弟的另一种诠释
- 153/ 让我抱抱你
- 158/ 爱到深处是残酷
- 164/ 外婆
- 167/ 从爱到爱的距离
- 172/ 我欠你一份嫁妆

父亲是一本书 /177
幸福的七分裤 /181
二 姐 /183
为远行的人儿唱首歌吧 /188
最美不过夕阳红 /193
家常饭 /196
小米，你有艾滋我不怕 /199
有个朋友爱借钱 /203
三十年的知己 /205
让我们藏起眼泪，微笑 /208
你是我的天堂伞 /210
朋友：结伴而行的鱼 /212
上好的一座仓房 /214
老段的杯子 /216
再看你一眼 /219
消雪时分的朋友 /223
最后一块钱 /225
幸运之星 /227
这个夏天 /231
好人好梦 /239
二〇〇一年的那场雪 /242
北礼士路上的一次夜游 /245
老乡程欢颜 /247
珍 惜 /252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目
录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目
录

- 257/ 随风飘逝的记忆
- 260/ 青春同行，风雨共渡
- 262/ 友情停留在某个时间
- 264/ 友谊飘飘的日子
- 270/ 校园友谊
- 276/ 二十年友情故事
- 279/ 这不只是饭
- 282/ 最美的距离
- 285/ 有花儿记得一路的温情
- 288/ 痛苦不痛苦
- 290/ 幸福的醉酒
- 292/ 小 偷
- 294 我的忘年交
- 296/ 兄 弟
- 301/ 一辈子的朋友
- 303/ 邻居的你
- 306/ 抓不住的友情
- 308/ 致我的朋友
- 310/ 第五病室
- 314/ 认识你真好
- 317/ 毕业那天，让我们一起哭泣
- 320/ 他和她
- 323/ 邻居王大妈
- 325/ 请让我像亲人一样爱你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发生7.8级地震，救援队开进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城。昔日热闹繁华的街市，已经化为一片废墟，救护队员急切的呼救声、伤者痛苦的呻吟声、失去亲人的痛哭声，使满目疮痍的景象更加令人揪心悲恸。

救援队紧张焦急的搜寻着幸存者，哪怕是脚下的水泥板轻微颤动一下，都会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可能就意味着下面有急待救助的人员，而这个时候，哪怕早一秒都可能在死神手里夺回一条生命。

13日8时左右，救援工作紧张继续着。这时候，在一处损坏严重的房屋拐角处，引起了救援队的注意。倒塌的房屋严重的错位，距离原来的位置有几米远，足以看出地震来时的急促与强烈。断壁残垣下面重重的压着一男一女两个大人，两人早已没了呼吸，但是在他们的身体下，有一个小女孩，她正眨着眼看着救援人员。这让伤感的大

家看到了希望，急忙开始挪动重物，企图将女孩救出。但由于两个大人被压得很严实，而小女孩的腿脚又在大人身下，丝毫不能移动，整个错位的墙壁都压在这两个大人身上。一时间，救援队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无法将孩子安全救出。

此时，大家不仅仅是着急了，而且被这对父母的伟大所深深感动着，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两人用生命换取了孩子的平安，这样伟大的爱，让大家对这个孩子有了莫大的责任与寄托。小女孩不仅仅是她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伟大的爱的传承。

一直阴沉的天，终于开始下雨，仿佛在为这人间灾难哭泣。援人员赶紧在小女孩头上拉起了一块遮雨布，并拿来牛奶、方便面等食品放到小女孩身边。解放军战士小心翼翼的为小女孩喂牛奶，以保持她的体能。并给她讲故事，调动小女孩的积极性，为大家想到新的救助办法争取时间。

事情很快发生了转机，来自辽宁的救援队员带来了切割机专用设备，并已经在墙壁上打开了一个口子。倾斜的墙壁摇摇欲坠，救援队员一方面紧张地撬动砖头，一方面还要用木头支撑危墙，防止墙壁倒塌伤到小女孩和周围的人们。救援过程中小女孩不时发出的阵阵哭声更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因为不知道撬动砖头是否影响到了小女孩的腿，救援人员不敢不用力，又不敢太用力。

14日9时40分左右，随着人们的欢呼声，一名救援队员终于将小女孩从危墙下面抱了出来。这时距离地震已经过去了四十多个小时，顽强的小女孩熬过了雨夜和余震，战胜了死神！

解放军官兵立马将小女孩放到担架上，往城外救护车能行驶的地方转运。刚到城外的小欣宜幸运地遇到了一名医疗兵，他对欣宜的右腿进行了简单包扎和固定，告诉救援人员一定要快速将小孩送去手术，不然有截肢的危险。很快，小女孩再一次幸运地遇到了几名医生，他们携带的医疗设备比较全，对小女孩进行了较为仔细的处理。

担架来到了道路中断的三道拐处，只要翻过这里就可能遇到救护车。在道路中断的地方站着一群人，抬小女孩的担架员还是和其他类似情况一样一边高呼“让开、让开”，一边急速地往前冲。人们让开了一条路，这时我们才看见，人群中还有来灾区视察的温总理！

温总理关切地看望了一下小女孩，由于病情紧急，担架并没有过多停留，就在总理的催促下继续往前。仅仅两分钟后，小女孩就被抬上医院的救护车，被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

这个小女孩在灾难的不幸中，因为她伟大的父母得以生存下来，她是幸运的。被深埋地下的时候，她得到救援队的万分呵护与紧急抢救，甚至受到总理的关爱，她是幸运的。她拥有着来自父母的亲情，同样也感受着人们的亲情和我们永远值得依赖的祖国的母爱与亲情。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人间有情

冰可人

5月12日的地震，尽管我们一直在关注、谈论，抑或同情、着急，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说，还是无法真正理解其间的悲惨、痛苦、恐惧和无助。就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个朋友发来消息，说她刚刚从绵竹回来，这个娇小的丫头在电话里和她讲了她眼见的情况。

她说她几乎无法工作，眼泪就没有停过。太惨了，一片一片的废墟，到处是哭喊的声音，救援队发了疯一样的救人，然而往往救不了，跟着去的摄影只拍了一张照片，就扔下相机去帮忙，因为那情景让你不可能站着看着。

她和她说，她在一个学校现场看到了她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学校的主教学楼坍塌了大半，当时正在上课，几乎有一百多个孩子被压在了下面。全是小学生。一些似乎是消防队员的战士在废墟中已经抢出了十几个孩子和三十多具尸体，看着那些小小的，带着红领巾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的孩子，她说她突然觉得自己连说话的勇气都没

有了。

但是老天无情人有情，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的温家宝总理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现在我要说：一点很小的善心，乘以13亿，都会变成爱的海洋。于是，抢救成了士兵们最大的战场。

然而就在抢救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教学楼的废墟因为余震和机吊操作发生了移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再次坍塌，再进入废墟救援十分危险，几乎等于去送死。当时的消防指挥下了死命令，让钻入废墟的人马上撤出来，要等到坍塌稳定后再进入，然而此时，几个刚才废墟里出来的战士大叫又发现了孩子。

几个战士听见了就不管了，转头又要往里钻，这时坍塌发生了，一块巨大的混凝土块眼看就在往下陷，那几个往里钻的战士马上被其他的战士死死拖住，两帮人在上面拉扯，最后废墟上的战士们被人拖到了安全地带，一个刚从废墟中带出了一个孩子的战士就跪了下来大哭，对拖着他的人说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

看到这个情形所有的人都哭了，然而所有人都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废墟第二次坍塌。后来，那几个孩子还是被挖出来了，但是却只有一个还活着，看着那些年轻的战士抱着那个幸存的小女孩在雨中大叫着跑向救援所在的帐篷的时候，她已经泣不成声。

我无法想象这在电话中已是如此惊心动魄的情形，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悲壮的场面，我只知道这是真实的，而且，在现在，在灾区，这样的事情还在重复的发生着。

而就在今天，我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第一次意识到我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幸运，因为我还活着，还活在这片大地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了我是否应该做些什么，虽然我不可能到现场去，但是我是否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我眼含着泪水，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知道这篇文章不能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这是我想到的最便捷的、我所能立即做到的第一件事情。一篇文章虽然没有力量，但是至少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情。只有完成了第一件事情，才有第二件，第三件。

世上最纯净的情感

感动一生的温情

过年回家陪父母

宿命

天气愈来愈冷了，空中不时飘洒着几片鹅毛般的雪花。每天忙忙碌碌的，一晃竟到了过年的时候了。也好，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回老家陪陪父亲喝喝酒了。

我特地给父亲买了两瓶洋酒。父亲爱酒，但一辈子都只喝些自酿的米酒，那酒寡淡寡淡的，没什么酒味，不过是哄哄自己的嘴巴罢了。即便如此，母亲怕他年事已高，不胜酒力，遂限定他每餐只准喝一杯。父亲拗不过母亲，但又贪杯，便每每趁舀酒的机会大抿一口，那满满的一杯酒一抿便下去了，父亲“理所当然”还要加满，因此实际上，父亲每餐都要喝一杯半的样子。有时在酒缸边抿酒被母亲看到，母亲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父亲便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羞愧地笑笑。

父亲盼我回去陪他喝酒，因为只有此时，他可以畅快地喝，母亲也不会唠叨什么，听凭我们父子俩大吃大喝。然而，我真正陪父亲喝酒的次数屈指可数，尤其是出国后，这种机会就更少了。不过，每年我都会向父亲许诺：今年过年，我一定陪你喝酒！

眼看就是大年三十了，今年别的活动我啥也不干，就是想陪父亲喝喝酒。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买张机票回来了。

父亲真的老了。听说我要回来，白发苍苍的他一大早起来，硬是挤上那辆最早的公交车，赶到县城火车站来接我。远远地我就看到了父亲，那么冷的天，他棉衣都忘了穿，却伸长脖子在风雪飘扬的天空下瞪着混浊的老眼东张西望。我快走到他的身边了，他还在焦急而忘情地找我。我望着像枯老的树桩一样的父亲，鼻子一酸，轻轻地说：“爸，我回来了。”父亲扭头一见我，显得十分生疏地继续四周张望，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过了好一阵子，父亲喉咙响了一下，闷闷地说：“就你一个人回来？”“嗯。”我突然明白父亲在找什么了：父亲年年期盼我带自己的另一半回去，可是我又让他失望了。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下雪了，过年了。”

一到家，母亲早已忙开了。我把两瓶洋酒郑重其事地塞到父亲皴裂粗大的手中，父亲把酒瓶上的洋文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走进屋里，把它们藏了起来。出来时，父亲扛着满满的一缸酒，说，“今天咱们就喝家里的酒。”“行，行。”我连忙说。送他的洋酒本来就是让他以后慢慢喝的。

雪花三三两两地下，漫不经心的样子。风虽然冷，却是浅浅的。屋后的平台上，一张木桌、一缸老酒、几碟下酒菜，我陪父亲慢慢喝着老酒，邻居的狗在我们的脚下晃来晃去。我说：“年初我就盘算着，过年的时候一定回来陪你喝几盅。”“嗯，”父亲应了一声，把满满的一杯酒喝了下去，我赶紧为他斟满。

记得有回出差，路过家门，我陪父亲好好地喝了一回酒。那是傍晚时分，薄薄的夕阳淡淡地照在身上，我们俩没有多余的话，只是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酒。陪父亲喝酒，感觉真好啊。

可是今天，没有阳光，只有雪花，以及不时从远远的地方传来的鞭炮声。这时，父亲突然抬头，怔怔地望着我，说：“你出国也有五六年了吧？”“没有，不到三年。”“你答应过，过年的时候就回来陪我喝酒。”“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答应过，过年的时候把媳妇也带回来。”我一时语塞。父亲说：“你答应过，无论出国，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想办法回来看我。”我喉咙猛地一哽，叫了一声“爸……”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抽泣声，扭头，竟是靠在门槛边的母亲。

母亲见我看着她，就干脆走过来，一边揩眼泪，一边往手里搓围巾，说：“云乃崽，

我看你老子活不了多久了，天天叨念着你，天天叨着要跟你喝酒。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到堂屋的菩萨下面去许愿，生怕自己一觉睡了过去，再也见不到你似的……”停了一下，母亲又说：“他还天天担心你出事。说你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去，莫说朋友，连个亲戚都没有。这世道又很乱，万一你跟别人打架了，连个帮手都找不到，还不是眼睁睁地让人欺负？”

父亲冲母亲一瞪眼，硬硬地说：“你又不是一样？天天守着电视，看又看不懂，瞎着急。昨天听说崽要回来，一通晚都不睡觉，还嚷着硬要跟我去县城呢。”母亲见我低着头，就说：“行了，老头子，你们喝酒吧，雪都飘到酒杯里了。”母亲说完，慢慢挪回到灶屋去了。

我的酒杯里飘进了两朵雪花，父亲没看见，给我酒杯里加了酒。父亲说：“你们那地方，也兴过年么？”我说：“不兴，洋人只过圣诞节。”父亲说：“那是个什么破地方，年都不过。你还到那里去干什么？国内不是好好的吗？”我无言以对。父亲忽然轻柔地说：“你看你，头发都白了不少，是不是在那里受委屈了？”我摇摇头。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你有事也不会告诉我，你在那里好坏我不管，可我已是在望八的人了，黄土快掩到脖子根上来了。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让我看到孙子？”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已有了冰冷的一滴，我弄不清那是眼泪还是雪花。父亲老了，真的老了，我不忍再给他一个空洞的承诺。可是，除了陪他老人家喝酒，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喝吧，父亲。我知道你酒量好，知道你从来喝不醉。啊，父亲，今天过年了，我好想陪你喝醉一回啊。”

门外突然响起了汽车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翻然醒来：天啊，窗外阳光灿烂，我仍……

在新西兰。一时泪水不知不觉从我粗糙的脸上缓缓滑下……



那天下着雨加雪，一年前。

大家都在哭，我的那些小弟小妹们声音最大，因为爷爷走完了七十二年的人生。应该哭，毕竟这是我们一家最亲的亲人，亲人走了，眼泪是上帝赐予我们对亡灵最高贵的祭奠。

大姨和奶奶坐在堂屋的火盆边，堂屋中间就是爷爷，还有他十年前就为自己准备的红棺材。十年前他自己砍倒了祖坟前的两棵大白树，他说那是他二十一岁时就给自己栽的。稍小的那棵给奶奶做了一副，大点的那棵他留给了自己。

我曾问过他，为啥你就要那棵大的。他说，我比你奶奶大，大的肯定是我的。那时，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他一直就比奶奶大。年龄比奶奶大，身材比奶奶大，力气比奶奶大，说话主见都比奶奶大。在一家人里，他是最大的。最大的人该用最大的棺材，天经地义。木匠做棺材时，爷爷烧了纸，我帮他放了火炮。以后的每一个程序，

他都亲自督导，生怕哪点没有整好让他走后睡不安身。

最后上油漆时，他却先给奶奶那副上，我说你不是哪样都先弄自己的，爷爷这次没有回答我，脸色却变了。后来，妈和我说爷爷心里还是不希望自己先走，他先走，留下奶奶一个人不忍心。

我坐在大姨旁边，她是爷爷唯一的女儿，声音哭哑了，眼泪也干了。干裂的手抓着奶奶的手，眼睛望着火盆，似乎想从燃烧的碳火中看见她父亲的脸，笑容或者怒气，但不可能了。要是还能看见，那就是见了鬼。我没有哭，一直就没有想哭的冲动，所以我认真地看着我这个唯一的姨。四十多岁的她皱纹很深，脸上刻着一个农村妇女在广州打工十九年的无奈和辛酸。

曾经是我们家“最有钱”的大姨也老了，这个善良的女人从出生就在泥土里播种希望，结婚就出去打工，还经常被爷爷骂。爷爷生前喝酒了经常骂她，说她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就出去，在外面找大钱，两个孩子都大了还不回来，不管家里死活。但我知道，每年过节过生日，他和奶奶的衣服，还有很多的火炮都是姨带钱来买的。

现在骂不成了，因为她回来了，也因为他走了。

堂祭的先生开始喊我们上场给亡灵下跪。我们一家老少、亲戚，按照辈分和亲疏关系站成几排，人多，所以有一些阵势，他生前就喜欢这样的阵势。我们家虽在农村，也就是因为是农村，算是一个大家，在外面杂七杂八的人都有，别人都说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站得出来。家族大、人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为死者营造悲凉气氛的时候，重要性得到体现。

我是他直系最大的孙子，所以我得和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三个叔叔站在前面，父亲和叔叔都拿着一根贴着白纸条的木棍。我们全部穿着孝衣，带着孝帕。一片白色，像他此刻的脸。

先生喊跪，我们就跪，跪下去就是泥水，我和父亲还有三个叔叔跪得很老实。我跪得很重，一下一下的跪，一下一下的起。我也跪得最虔诚，因为我知道，爷爷最看重的就是他这个有时能写点小文章的孙子。虽然我从小就不听话，固执任性，爱欺负人，但从小，他就心疼我，说我长大了有出息。只是我让他失望了，长到今天，除了任性之外没有一点出息。

所以，对着堂屋那白布下睡着的人，我很认真的下跪，唯有下跪。

仪式结束了，我们要把他放进那副大棺材里面。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死亡的人，